



虞初新志



自敘

古今小說家言指不勝僂大都



餽飭人物補綴欣戚累牘連篇  
非不詳贍然優孟叔敖徒得其  
似而未傳其真強笑不懽強哭

自序一

不戚烏足令耽奇攬異之士心  
開神釋色飛眉舞哉况天壤間  
瀨氣卷舒鼓盪激薄變態萬狀  
一切荒誕奇僻可喜可愕可歌  
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

所無古之所無忽爲今之所有  
固不僅飛仙盜俠牛鬼蛇神如  
夷堅艷異所載者爲奇矣此虞  
初一書湯臨川稱爲小說家之  
珍珠船點校之以傳世洵有取

自序二

爾也獨是原本所換述盡撫唐  
人軼事唐以後無聞焉臨川續  
之合爲十二卷其間調笑滑稽  
離奇詭異無不引人着勝究亦  
簡帙無多蒐采未廣予是以慨

然有虞初後志之輯需之歲月  
始可成書先以虞初新志授梓  
問世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時  
賢也事奇而覈文雋而工寫照  
傳神彷彿摹逼肖誠所謂古有而

自序三

今不必無古無而今不必不有  
且有理之所無竟爲事之所有  
者讀之令人無端而喜無端而  
愕無端而欲歌欲泣誠得其真  
而非僅傳其似也夫豈彊笑不

懽疆哭不戚，匱飭補綴之稗官。  
小說可同日語哉。學士大夫，夫酬  
應之餘，伊吾之暇，取是篇而瀏  
覽之，匪惟滌煩祛倦，抑且縱橫  
俛仰，開拓心胸，具達觀而發曠

白序四

懷也已

康熙癸亥新秋心齋張潮謨



虞初新志

凡例十則

文人銳志鑽研。無非經傳子史。學士馳情漁獵。多屬世說稗官。雖短詠長歌。允稱遊戲。卽填詞雜劇。備極滑稽。未免數見而不鮮。抑亦常談而多複。茲集倣虞初之選輯。倣若士之點評。任誕矜奇。率皆實事。搜神拈異。絕不雷同。庶幾舊調翻新。敢謂後來居上。

虞初志原本不載選者姓名。湯臨川續編未傳作

虞初新志

凡例

一

者氏號俱爲憾事。或屬闕文。載考委宛。餘編虞初爲漢武帝時小吏。衣黃乘輜。采訪天下異聞。以是名書亦猶志怪之帙。卽齊諧以爲名集異之書本。夷堅而著號。

一切選家。必以作者年代爲準。百凡評次。鮮以其事時世爲衡。如史記追遡三代以前。而選文止稱一字曰漢是也。故志中之事。或屬前時。而紀事之人。實生當代。自應入選。詎可或遺。

一事而兩見者。叙事固無異。同行文必有詳畧。如

大鐵椎傳一見于寧都魏叔子一見于新安王不  
菴二公之文真如趙璧隋珠不相上下顧魏詳而  
王畧則登魏而逸王祇期便于覽觀非敢意爲軒  
輊。

賴古堂藏弄結隣諸選彙其人之文專系于姓名  
之下。蝸寄齋尺牘新語三編別其文之類分叙于  
卷頁之中。固云整整齊齊未覺疎疎落落。今茲選  
錯綜無次。庶不涉于拘牽。且其事荒誕不經。無庸  
分夫門類。讀書之暇。展卷儘可怡神。倦息之餘。披

虞初新志

凡例

二

繙自能豁目

序爵序齒。從來選政所無。或後或先。總以郵筒爲  
次。不能虛簡以待。亦難縮地而求。隨到隨評。卽付  
剗刷之手。投函投刺。勿煩酬酢之勞。次第未可拘  
拘。知交定稱爾爾。

文自昭明而後。始有選名。書從佳鄭以來。漸多箋  
釋。蓋由流連欣賞。隨手腕以加評。抑且闡發揄揚。  
並胸裏而迸露。茲集觸目賞心。漫附數言于篇末。  
揮毫拍案。忽加贅語于幅餘。或評其事而忼慨激

昂或賞其文而咨嗟唱嘆敢謂發明聊抒興趣既自怡悅願共討論

鄙人性好幽奇衷多感憤故神仙英傑寓意四懷

外史奇文寫心一啟

予向有才子佳人英雄神士仙四懷詩及徵選外史啟

平幸逢秘本不憚假抄偶爾得遇異書輒爲求購  
葦媿蒐羅未廣尤慚采輯無多凡有新篇速祈惠  
教并望乞鄰而與無妨舉爾所知

是集祇期表彰軼事傳布奇文非欲借逕沽名居  
奇射利已經入選者儘多素不相知將來授梓者

虞初新志

凡例

三

何必盡皆舊識自當任剞劂之費不望惠梨棗之  
貲免致浮沉早郵珠玉

海內名家尙多未傳之作坊間定本俱爲數見之  
書幽人素嗜探奇尤耽考異此選之外尙有嗣選  
古世說古文尤雅古文辭法傳集布粟集壯遊便  
覽諸書次第告竣就正有道凡有繆鑿幸賜教言

心齋主人識于廣陵之詒清堂

虞初新志目錄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卷之一

大鐵椎傳

寧都 魏 禧 冰叔

秋聲詩自序

晉江 林嗣環 鐵崖

盛此公傳

大梁 周亮工 櫟園

湯琵琶傳

南昌 王猷定 于一

小青傳

失名

義猴傳

鹽城 宋 曹 射陵

虞初新志

目錄

卷之二

柳敬亭傳

太倉 吳偉業 梅村

汪十四傳

錢塘 徐士俊 野君

武風子傳

桐城 方亨咸 邵村

記老神仙事

桐城 方亨咸 邵村

瑤宮花史小傳

長洲 尤 侗 悔菴

九牛壩觀舫戲記

豫章 彭士望 達生

卷之三

馬伶傳

商丘 侯方域 朝宗

顧玉川傳

江陰曹禾 我峯

冒姬董小宛傳

金沙張明弼 公亮

賣酒者傳

寧都魏禧 叔子

一瓢子傳

華容嚴首昇 平子

宋連璧傳

樂安李煥章 象先

卷之四

義虎記

洪都王猷定 子一

丁葯園外傳

錢塘林璐 鹿菴

寄暢園聞歌記

莆田余懷 澹心

虞初新志

目錄

二

陳小憐傳

黃岡杜濬 茶村

賣花老人傳

江都宗元鼎 定九

神鉞記

盱江徐芳 仲光

焚琴子傳

梁溪顧彩 天石

四氏子傳

金壇張明弼 琴牧

卷之五

魯顛傳

海寧朱一是 近修

換心記

盱江徐芳 拙菴

秦淮健兒傳

金華李漁 笠翁

山東四女祠記

如蘇黃始靜御

林四娘記

三山林雲銘西仲

乞者王翁傳

盱江徐芳拙菴

雷州盜記

建昌徐芳仲光

花隱道人傳

海寧朱一是欠菴

卷之六

張南垣傳

太倉吳偉業梅村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桐城方苞望溪

虞初新志

目錄

三

郭老僕墓誌銘

商丘侯方域朝宗

五人傳

宣城吳肅公街南

簫洞虛小傳

臨川傅占衡

鬼孝子傳

鹽城宋曹射陵

黃履莊小傳

武林戴榕文昭

卷之七

書戚三郎事

豫儀周亮工減齋

象記

錢塘林璐鹿菴

姚江神燈記

海寧朱一是近修

紀盜

潯陽 楊衡選 聖藻

化虎記

豫章 徐芳 仲光

義犬記

盱江 徐芳 仲光

奇女子傳

建昌 徐芳 仲光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卷之八

江石芸傳

濠章 吳良樞 璿在

耕雲子傳

滙邨 洪嘉植 去蕪

吳孝子傳

寧都 魏禧 冰叔

虞初新志

目錄

四

李一足傳

南昌 王猷定 于一

孝賊傳

洪都 王猷定 于一

王翠翹傳

莆田 余懷 淡心

戴文進傳

錢塘 毛先舒 稚黃

髯樵傳

錫山 顧彩 天石

趙希乾傳

南豐 甘表 中素

萬夫雄打虎傳

江寧 張惣 南村

卷之九

劍俠傳

濟南 王士正 阮亭

皇華紀聞

新城王士正 貽上

毛女傳

江陰陳鼎 定九

寶發生傳

錢塘陸次雲 雲士

王義士傳

江陰陳鼎 定九

紀陸子容事

仁和王暉 丹麓

雌雌兒傳

蓉江陳鼎 定九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 定峰

卷之十

筠廊偶筆

商丘宋肇 漫堂

虞初新志

目錄

五

金忠潔公傳

毘陵董以寧 文友

核舟記

嘉善魏學伊 子敬

沈孚中傳

武林陸次雲 雲士

愛鐵道人傳

古黔陳鼎 定九

北墅奇書

錢塘陸次雲 雲士

鬼母傳

興化李清 映碧

狗皮道士傳

黔中陳鼎 定九

烈狐傳

貴州陳鼎 定九

卷之十一

過百齡傳

錫山 秦松齡 留仙

八大山人傳

江陰 陳鼎 定九

圓圓傳

武林 陸次雲 雲士

嘯翁傳

蓉江 陳鼎 定九

客窗涉筆

失名

聞見卮言

嘉善 顧瑄美 輝六

樵書

蕭山 來集之 元成

錢塘于生三世事

毘陵 陳玉璣 椒峰

活死人傳

江陰 陳鼎 定九

虞初新志

目錄

六

義牛傳

蓉江 陳鼎 定九

卷之十二

邵士梅傳

上海 陸鳴珂 次山

彭望祖傳

江陰 陳鼎 定九

程弱文傳

會稽 羅坤 弘載

薛衣道人傳

蓉江 陳鼎 定九

劉醫記

晉陵 陳玉璣 椒峰

湖壖雜記

錢塘 陸欠雲 雲士

看花述異記

仁和 王焯 木菴

孝犬傳

江陰陳鼎定九

卷之十三

曼殊別志書碑

蕭山毛奇齡大可

補張靈崔瑩合傳

鍾山黃周星九烟

陳老蓮傳

蕭山毛奇齡初晴

桑山人傳

蕭山毛奇齡大可

李姬傳

商丘侯方域朝宗

記縊鬼

秦郵王明德今樵

卷之十四

虞初新志

目錄

七

平苗神異記

永平王謙搗齋

紀老生妄訟

錢塘吳陳琰寶崖

會仙記

宜興徐喈鳳竹逸

太恨生傳

荆溪徐瑤入壁

涿水盞子銘

蕭山毛奇齡僧彌

姍姍傳

武進黃永雲孫

卷之十五

同夢記

古蕩閻秀錢宜在中

述怪記

蘇州繆彤歌起

啞孝子傳

廣陽王 潔 汲公

孝丐傳

仁和王 暉 丹麓

乩仙記

臨海 洪若臯 虞鄰

中冷泉記

安慶 潘 介 幻石

髯參軍傳

無錫 徐 瑤 天壁

李丐傳

遂安 毛際可 會侯

書鈿閣女子印章前

河南 周亮工 元亮

書王安節 奕草印章前

祥符 周亮工 櫟園

書姜次公印章前

豫儀 周亮工 減齋

虞初新志

目錄

八

卷之十六

因樹屋書影

豫儀 周亮工 櫟園

記桃核念珠

平湖 高士奇 澹人

核工記

滄洲 末起鳳 紫庭

張南村傳

濼州 先 著 遷甫

劉酒傳

豫儀 周亮工 減齋

記古鐵條

杭州 詹鍾玉 去矜

唐仲言傳

豫儀 周亮工 櫟園

李公起傳

豫儀 周亮工 減齋

記吳六奇將軍事

吳江 鈕 琇 玉樵

卷之十七

紀袁生遇仙始末

遂安 毛際可 崔舫

閔孝子傳

江寧 吳 晉 介茲

人觚

平江 鈕 琇 玉樵

事觚

平江 鈕 琇 玉樵

物觚

平江 鈕 琇 玉樵

名捕傳

姚 伯祥

卷之十八

虞初新志

目錄

九

聖師錄

仁和 王 言 慎旃

海天行記

吳江 鈕 琇 玉樵

卷之十九

七奇圖說

西洋 南懷仁

詡菴偶筆

新安 汪

柳軒叢談

鷗虹筆記

燕觚

吳江 鈕 琇 玉樵

豫觚

吳江 鈕 琇 玉樵

秦觚

吳江 鈕

琇 玉樵

吳觚

吳江 鈕

琇 玉樵

卷之二十

三儂贅人廣自序

蘇州 江

价 介人

虞初新志

目錄

十



虞初新志卷之一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大鐵椎傳

魏 禧 冰叔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襄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一

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牕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鞮。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自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响馬物。不願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群。吾又不許。是以讐我。

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鷄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觱篥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虞初新志

卷之一

二

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煙滾滾。東回馳。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

子甚工楷書也。

張山來曰篇中點睛在三。稱吾去矣。句至其歷落  
入古處如名手畫龍有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之妙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三

微。呆。子。當。正。秋。之。日。敷。門。簡。出。氈。有。鍼。壁。有。裘。甲。苦。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謠。詠。之。來。則。濡。墨。吮。筆。而。爲。詩。詩。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醉。酒。酣。令。客。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佳。耳。予。曰。何。言。之。莊。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騶。聲。堂。後。笙。歌。聲。何。如。予。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楸。枰。聲。最。佳。曰。何。言。之。佻。也。一。客。獨。嘿。嘿。乃。取。大。杯。滿。酌。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爲。先。生。撫。掌。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四

可。乎。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譙。于。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圍。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淡。巷。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囁。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一。人。語。漸。間。雜。牀。又。從。中。戛。戛。旣。而。兒。醒。大。喚。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信。信。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

夫叱大兒聲。溺餅中聲。溺桶中聲。一齊發。衆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歎。以爲妙絕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勦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狗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虞初新志

卷之一

五

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于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羣响畢絕。撤屏跡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嘻。若而人者。可謂善畫聲矣。遂錄其語以爲秋聲序。

張山來曰。絕世奇技。復得此奇文。以傳之。讀竟輒浮大白。

盛此公傳

周亮工

減齋

盛此公名于斯。南陵人家。故不貲。先世有義聲。屋以內多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齡。卽能讀等身書。有聲邑里。長肆力爲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度。而聲稱籍甚。然是時此公但閉戶讀書。固不出與人見也。會其尊人捐館舍。乃抗俠好交。邑里人才智咸出此公下。此公乃以爲無足語。去而之秣陵。欲盡交東南士。東南士亦願交此公。此公以爲世且亂。吾當見天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語。會求其人於屠狗。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六

聞於是。益散金結客。遂爲廣陵兒所給。是時邊事急。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貲備公家緩急。此公故慷慨。欲見天子言當世事。乃爲所中久之事。卒不濟。而金垂盡。嗒然與世無所合。退而返里閭。里閭又嗤笑之。此公益不復事事。產益落。所爲文益不合。有司尺度。侘傺無聊。多飲酒。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瘡。右臂詘申不已。若指遂不誦。申此公故工書。巧其書者。輒以左手濡墨。納右指窠中。見者以爲苦。顧其書則益工。時爲人據石擘窠書好爲詩。酒後嗚嗚吟不已。間至

秣陵。遂制舉義行之。非其志也。歲在辛未。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詩。語亮曰。此間有盛此公。工爲詩。兒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獨異予。以爲恨。不十載。前識明年。此公目病。數明晦。或不能視。予竊憂之。諷其勿讀書飲酒。此公曰。如是不如其遂盲也。會目病甚。又念母老。乃別予歸。意愴然。若不復與予見者。予私以爲予當復見之意。以其盲而止耳。孰意遂不復見耶。此公歸。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耳其名。詢之。郡大夫。郡大夫以盲告。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七

公曰。江以北。其不育者。何限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旅。諸士進於郡大夫。郡大夫復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嗟夫。此公盲矣。猶不忌視。屈其二十年。銳往之氣。頰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不于旅進。旅退。爭有司階前盈尺地。而不慚。豈不悲哉。豈不悲哉。試後。猶寄語予曰。盲見無以慰老親。子母啗。予爲悲動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士卽負奇材。抱異質。魁奇特起。不覽首。就有司尺度。他途無由進。又慨夫吾師靜原相公。能於成格之中。跌

例待人。使既盲之士。猶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階前盈尺地。與盲士媿媿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張太祝望之當世而不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哉。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聞此公以目久不愈。愈憤激。家益窘乏。無從得醫藥。於是遂長盲矣。然嗚嗚吟如往昔。其書者以筆濡墨。納右指竅中。如其不盲時。此公以手捫幅兔。起鶻落神采奕奕。視不盲時。有加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益好讀書。危坐繩牀。聽他人誦夏番。不令休入耳。輒記憶。不遺有所。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八

撰述。口授友人。涓涓汨汨。凡數人不能拱筆。札常以書寄予大梁。至數千言。言子當不長貧賤。他日擁節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南。予墓在焉。子當登我堂。拜我老母。爲我書石曰。盛此公埋骨處。予願足矣。他則子之事也。予何言。予得其書。忽忽如失者數日。知此公將不永矣。不數日。凶問至。予爲位哭之。會予成進士官山左。不能卽至秣陵。比至秣陵。欲買舟省盛母。會亂甚。又不果行。乃使掾往慰盛母。掾歸。爲予言盛母年且開八袞。妻倍孝謹。汝無子。一女先

盛沒一老僕樵以供兩孀婦糠豆不贍襁褓不完敗  
屋數楹不蔽風雨行道見之咨嗟而爲之友者乎嗚  
闕然嗟夫天乎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予解橐金復  
促掾往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饋粥市石櫬  
南陵令碑其墓予自書盛此公埋骨處從其生時請  
也西蜀蝶菴陳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梁蓋常聞予數  
言南陵盛此公不置邑屬公公乃檄令視盛母無恙  
手書盛此公讀書處爲額懸其常危坐繩牀側復允  
予請以其行誼補郡乘其讀書之屋蓋已受值期以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九

盛母存沒不能待盛妻也予歸其值祀此公於中俾  
其老僕世守之此公好爲古文詞盲而歿無子弟爲  
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毛詩名物攷三十卷休  
菴雜鈔十卷歷法二卷輿地攷十卷群書攷索十二  
卷今所傳者獨名物考耳他皆不傳予遣掾就其家  
鈔遺書盛母泣而曰兒著書咸爲人竊去惟存詩若  
干卷老年人坐則懸之肘臥則枕之老年人不卽墳  
溝壑者憐吾兒並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固  
君子受而泣因爲之次弟壽之梓嗟夫此公能文章

而不以文顯好彎弓馳驅而不以將名行誦不愧古人而不以行徵工爲詩而不以詩辟黃金旣盡日徒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死筦簞未占嗣續中絕老母寡妻形影相弔生平故舊不爲存問遺書狼籍行誼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懸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使不知此公者讀其詩以爲其才且盡於此而知者因其已然想其未然咨嗟太息不能已已嗟夫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夫士旣不能塊然獨處則不得不出而與人交與人交不受其益徒爲所害如此此雖虞初新志

卷之一

十

其不慎交游所致然孰非天哉孰非天哉天爲庸流俾長守富貴少爲媵節奇行者必陰摧折之從來久矣予又何憾於廣陵兒哉此公初名籛今尺牘中所傳盛籛侯是也

張山來曰古令盲而文者自左卜以下推吾家張藉今得此公益不寂寞矣然諸人僅工詩文而此公復能書則尤奇也

湯應會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構葺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會曰。見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峰傳之名播京師。江歿。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會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于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箏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十一

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會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虜箛。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箛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于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

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會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泝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會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篷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亾。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亾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歿。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會

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瞽，鼻漏人不可邇。名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艸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

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旣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於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官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歿矣。予悽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嘆息於知意者。獨君也乎哉。

張山來曰。韓昌黎穎師琴詩。歐陽子謂其是聽琵琶。予初疑之。蓋以琵琶未必能如詩中所云之妙也。今讀此文。覺爾汝軒昂。頃刻變換。潯陽江口。尙遜一籌耳。

小青傳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過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卽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爲妄。嗤之。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律。江都固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茗戰。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料。人人唯恐失姬。雖素嫻儀則。而風期異艷。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十四

十六歸生。生豪公子也。性嘈啞。憨跳不韻。婦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西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已。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徒之孤山別業。誠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閒地。必密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淡自歛。戢。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遇兩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譁躍。倏東倏西。姬澹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賢。嘗就姬

學奕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觴婦。媾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劍鋒可畏也。夫人笑曰。子悞矣。平章劔鈍。女平章乃利害耳。項之從容。諷曰。子旣嫻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墮羅剎國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腕子。火阬。項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善。遇子。子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五

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徒供群口。畫描耳。夫人嘆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卽旦夕。所須第告我。無害。因相顧泣。下霑衣。徐拭淚。還座。詩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無不咨嗟歎息云。姬自後。幽憤悽惻。俱托之詩。或小詞。而夫人後亦旋宦遠方。姬益寥聞。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佯感謝。婢出。擲藥牀頭。嘆曰。吾卽不願生。亦當以淨體。

飯依作劉安鷄犬豕以一盃鴉斷送耶然病益不支  
水粒俱絕日飲梨汁蓋許益明妝冶服擁襪欹坐或  
呼琵琶婦唱盲詞以遣雖數暈數醒終不蓬首偃臥  
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語寃業郎覓一良畫師來  
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  
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  
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于  
旁而自與嫗指顧語笑或扇茶鐺簡圖書或代調丹  
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六

笑曰可矣師去卽取圖供榻前薰名香設梨酒奠之  
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潛  
潛下一慟而絕時萬曆壬子歲也年纔十八耳哀哉  
人美于玉命薄于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  
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踉蹌來  
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  
頓足嘔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絨寄  
某夫人啓視之敘致惋痛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  
負汝吾負汝婦聞志甚趨索圖乃匿第三圖僞以第

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從茲絕矣。悲夫。楚焰成烈。何不以紀信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數事。贈姬之小女。襯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詩云。雪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顛顛筆落。牕外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繚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烟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鴻喚悄悄。絕句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七

西土莫生天。願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麟麟。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牕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于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箇憐文彩。也向秋風鬪羽翰。呱呱溶溶灑灑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泱水

不知秋思落誰多。盈盈玉女班頭一曲。驪珠衆伎  
收。直得樓前身一死。季倫原是解風流。鄉心不畏兩  
峰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江湖有信。浙潮爭似  
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  
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別  
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槩。自思自  
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撚裙。雙帶與某夫  
人書云。元元叩首。瀝血致啓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  
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

虞初新志

卷之一

六

分燠。噓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酌。娣娣媵媵  
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媵指畫屏中一憑欄  
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  
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狡鬢偷近。郎側將無似娣于時  
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  
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信語哮聲日焉。三至。漸乃  
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  
肆苦心。餓狸悲鼠。此值供其換馬。不卽辱以當爐。去  
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淡若

雙祝髮空門洗粧浣慮而艷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  
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  
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  
晨淚鏡潮夕淚鏡汝今茲鷄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  
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娣弟天涯問絕  
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  
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齋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  
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匪自今結禱以來有  
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九

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  
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  
鈿綉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  
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鳥語鳴哀其詩集  
小像托陳媪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  
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  
綠陰牀髮生平於響像見空幃之寂颺是耶非耶其  
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珠顏行

就塵土興思及此勸地何如元元乎首即首上後附

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張山來曰。紅顏薄命千古傷心讀。至送鴛焚詩處。恨不粉妬婦之骨以飼狗也。○又曰。小青事或謂原無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及讀吳紫雲歌其小序云。馮紫雲爲維揚小青女弟。歸會稽馬髦伯則。又似實有其人矣。卽此傳亦不知誰氏手筆。吾友殷日戒。髣髴憶爲支小白作。未知是否。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三

姑闕疑焉

義猴傳

宋

曹射

建南楊子石袍告子曰。吳越間有鬻髻丐子。編茅爲舍。居于南坡。嘗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于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爲命。若父子然。如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變。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人子。躃踊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頰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錢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裾擔者爲舁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于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廩于墓側。取何時傀儡。置其上。焚之。迺長啼數聲。自赴烈燄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嘆。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張山來曰。有功世道之文。如讀徐阿寄傳。

虞初新志

卷之一

三

虞初新志卷之二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柳敬亭傳

吳偉業 梅邨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禿之盱眙困甚挾裨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矣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泣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一

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

欲其畱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嚙啗。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日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跛。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亾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二

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敖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譁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彊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亾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

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  
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  
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  
寧南伯良玉軍。謀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  
皖者杜將軍弘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  
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  
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  
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懼。失次。  
生拜訖。索酒。談啁諧笑。宛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三

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  
念。生曰。得毋以亾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  
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  
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  
多儒生。所爲文檄。不其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  
空。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貶封。不能得。  
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  
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  
今。識大體矣。阮司馬襄寧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

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肖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子言救秀狀。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楮楮。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嘆曰。良玉天下健。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四

見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日。若負恩當歎。顧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自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畱軍中者。亾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屣履墮。

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歛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子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揚生季蘅。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彊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揚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子善。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五

張山來曰。戊申之冬。予于金陵友人席間。與柳生同飲。予初不識柳生。詢之同儕。或曰。此卽梅村集中所謂柳某者是也。滑稽善談。風生四座。惜未聆其說。裨官家言爲恨。今讀此傳。可以想見其掀髯鼓掌時也。

汪十四傳

徐士俊 野君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于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嚆矢聲汪卽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挺之徒日益貧困心忤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六

勇跋履山川向猿獠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問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于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于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于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聞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

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于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  
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  
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迫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  
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  
暫置汪于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  
頭陳之鼎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見一美  
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  
毋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爲也美人曰  
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夭矯天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七

外而我淒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爲之柰  
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  
軍中空空如下天狀況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  
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卽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  
不遑起謝見舍傍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  
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竝坐其上賊  
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  
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柰  
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

也。父爲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踐。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注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遠。當擔簦杖策。衛汝以行。于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卽從京國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虞初新志。

卷之二

八

廟以祀。稱爲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樂之。而食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吾鄉有此異人。大足爲新安生色。而文

之天矯奇恣。尤堪與汪十四相副也。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于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簞瓢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卽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籌，爭購錢數百。于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以爲利。生顧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箸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九

作然，靳不輕與人好事者。每矚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懽。酒酣，以火與箸雜陳于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于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于是滇之士大夫相餽遺，皆以武生箸爲重。王公大人遊于滇者，不得武生箸卽不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于滇。滇士民懼于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于民間見其箸異。

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于賊。繫之來。至則白眼仰天。喑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于前。設醇醪于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鉞。曷縱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曰。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十

箸以謀。醉人重之。逾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于庭。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踪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畱畱必作數十箸。以謀醉。然出入無時。于是其箸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箸。作凌煙閣功臣圖者。箸粗。僅及繩。而旌旗鎧仗。侍從衛列。無不畢具。至褒公鄂公英。委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淡紺色。入竹分餘。如鏤。武定太守顧輿山。爲余言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于旁。伺炭

末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囁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忽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輿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士

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于是作武風子傳。

張山來曰。武生豈真風子耶。不過如昔人飲醇近婦。以寄其牢騷抑鬱之態。宜其箸之不輕作也。○邵村先生與先君同年。余幼時曾一聆謦欬。癸亥冬。瓜洲梁子存齋以此傳錄寄。未幾而何省齋年伯。又以刻本郵示。益信奇文欣賞自有同心也。

蜀中劉文季爲余言。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僊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焉。其初被擄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卽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得免。神僊比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滌大畚沃水。析屋爲薪。燎之水沸。沸凡數。以一榜左右攪成膏。賊衆駭爭相傳。獻賊聞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七

術能生人。此膏乃僊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卽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殺人。剗則人。至笞掠無算。笞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屬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無不生。且立刻杖而行。軍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橐漸充矣。獻賊有愛將某者。攻城爲飛矟所中。去其頰。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卽生割一人頰。按之。傅以膏。一日而甦。飲噉如未創也。時孫可望在賊爲監軍。夜被酒。殺一嬖妾。且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

笑問曰。監軍夜來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人乎。吾當回馬覓之。可望曰。唉。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爲犬豕啖矣。何從覓。塑匠曰。監軍若令我覓何物。犬豕敢啖貴人乎。可望曰。鼠子給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覓。塑匠笑曰。何處覓。覓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匠指道旁昇一種橐曰。何需覓。卽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昇之。塑匠笑謂監軍。曷啓之。可望下馬解橐。則星眸宛轉。厭厭如帶。雨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十三

軍皆驚。聞于獻賊。獻曰。此神僊也。當封之。口封。恐衆未知。時營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几。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令以數十萬几累之。擇累之最高者。謂拜僊臺。於是衣塑匠以淡衣。巾以綸巾。方履絲絛。塑匠身長六尺。廣額。潤面。大有鬚望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卽射。塑匠不得已。及其半。喘慄惶懼。而萬矢擬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僊者。

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匠。而皆曰老神僊矣。老神僊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集賊某者。戰敗傷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求老神僊治。辭以不易。某哀號宛轉。盛陳金帛以請。老神僊揮之曰。此身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創也。吾無子。將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僊從容解所佩囊。出小鋸。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人脛。度其分寸以接之。傅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求其藥者。皆不敢侈餽遺。爭投身爲養子矣。獻賊有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十四

幸婢曰老脚者。美而慧。善書畫。脚不甚纖。因名。凡賊中移會。偵發文字。皆所掌。獻賊嬖之。燕處有所思。老脚見其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爲老脚。疑旁人伺以所佩刀。反手擊之。中其腰。折骨。剗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惋痛。急召老神僊。老神僊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狡。監軍妾。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僊逡巡曰。需時日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僊請期三七。比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喉間卽格格有聲。老神僊賀曰。可救矣。七日當復。因

取水潤其腸。納腹中引針縫之。傳以藥夾以木板約以繩。果七日而老脚步履如常時。及獻賊死。賊衆潰。從蜀奔滇。生平素德于老神僊者。衛之來滇。永曆至。賊衆多爲僞王侯。老神僊嘯傲王侯間。擁厚賞。闢室。城東隅。累石成山。鑿井爲池。旁植花木。蓄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醉則高歌而臥。不顧也。迄永曆奔緬甸。老神僊從之行。及騰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訴。一日謂文季云。吾老矣。將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蘄。不與人致絕。其傳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十五

是可惜。老神僊曰。吾非蘄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因訊其所授之由。曰。某陳姓河南鄧州人。名家子。少嘗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塾師時樸責之。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能耐。遂出亡。悵悵無所適。因禱于關帝。得一籤云。他日王侯卻並肩。自顧一裘家子。何得並肩王侯哉。然神不誣我。與王侯並肩者。惟僊人。素聞終南山多隱僊。願往從之。窮登涉。忍飢寒。遍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遙望絕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披荆棘。踞巉巖。達于洞。見一道

者坐石上。翛然異凡人。余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敢入。卽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師食爾。狀如糕色。白方僅二寸。味甘如飴。食之遂不復飢。余竊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爲。余告以求僊。道者哂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爲。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道者曰。已而。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授汝資一生衣食。好爲之。勿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雷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喜。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六

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爭傳某巡撫者。有愛女。戲鞦韆。傷足骨出于外。醫莫能療。募能療者。金二百。騾一匹。余往應募。依方試之。果瘥。余于是囊金乘騾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時賊已起。謂余必從不義。首于官。將置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聞。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覆解喻不信。並陳書以實。余父愈怒。裂書火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逃。今之所用者。皆燼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

不知往矣。其自述如此。居無何以疾死。嗚呼。不龜手藥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于泝游。洗顧所用異耳。向使老神僊能體父志。不陷于賊。挾此術遊當世。盧扁華佗不得專於前矣。惜其狃于貨利。遂安神僊之名。而終以賊死。雖然。人之遇僊與不遇僊。惟視福德之厚薄。老神僊得其書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嘗見稗官所誌侯元者。樵山遇老人授兵法。卒以作賊戮其身。事頗類此。常怪僊人不得其人。卽秘其傳可也。何往往傳非其人。以致戕害僊。亦何忍哉。且終南道者。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七

亦未必真僊。聞其膏乃以處子陰戶油煉之。火光滿室。燄升屋梁。光息而膏成。此豈僊人救人之方乎。本草以多用蟲魚。致遲上昇十年。況殺人以救人不獨一人。且數十百人。是老神僊者。則亦始終一賊而已。張山來曰。仙家有禁方。而不以傳世。則禁方徒虛設耳。若以殺人救人爲過。何不去此種類而止存金石草木之藥乎。乃計不出此。而往往傳非其人。以致遺累。是亦授受之未善也。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爲扶鸞之戲得遇  
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出  
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爲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譴  
之遂赴水歿王母憐其幼敏錄爲散花仙史此掌文  
真人唐孫過庭告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  
羽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  
香汗溼其標韻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旣爲情奴  
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旣與予狎暱嘲戲百出  
虞初新志

卷之二

六

一座闕堂間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  
愜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嘗與子聯句云樹  
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月  
黃鍾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彈來吞且  
微消遣夜深惟有夢巫山攜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  
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  
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插瑟  
瑟鈿朶著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鴛鴦襪玉  
色雲霞履妝束雅澹神姿艷發顧盼斌媚不可描畫

舉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忽爲一物填壓。又以鬼  
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釭明滅。紙牕風聲。條  
條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牀頭。  
兩次。君爲五臟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何。  
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  
臟魂魄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  
之親。吾與子情濶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泣  
下歎歎。旣而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  
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  
鄰。兩情眷眷不遂。病歿。君作一束焚告楚江云。三生  
如不斷。願結未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  
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趙地。  
賜以玉璫一事。翠鳳履一雙。花史賦鷓鴣天詞送之。  
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  
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  
紅橋。從今不伴烟霞客。愛向風前鬪柳腰。楚江和云。  
朝食風露暮凌霄。不羨金閨貯阿嬌。卻恨柳絲牽不  
綠。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膠。依依不舍生

橋東君可許歸。■伴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  
世花史意致黯然而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聞其以  
媿詞贈荅切責之。命游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  
不患才少。花兒獨患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魃木魅  
之疑也。自爾踪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  
歲女子。爲阿母青童攜去。後駕鈿車。詣包山張碩。言  
本爲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  
君。此與楚江事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  
婚如夢。忽忽忘之。然每策蹇往來邯鄲道上。秦樓日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三

出遊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  
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負  
此蹇修也。花史詩詞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  
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  
兩人作長歌記之。予秃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蟲書。  
亦狡獪伎倆也。真人笑而譯之。其辭曰。登峰當登第。  
一山娑娑屹立不可攀。巨靈鼉負崑崙爲掌。雲氣時流  
十指間。蒼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  
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閒。爾乃坐青蓮。遊玉田。命

鼎石室篆如烟。團團握麈成清談。鐵笛一聲江天。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嘉筵。歌一曲。樂萬年。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呼吸三光應列斗。巍峩兩山一畫剖。少陰令德合秋成。氣含金爽據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蓐收別館稱中阜。何若凌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視昔登顛發狂號。垂書作別真堪嘔。仙兮仙兮不可及。髣髴斯遊不竟口。我向瓊宮索記書。大文千言若蝌蚪。

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三十一

至凡仙。并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嘗許予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鬢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翩然。卽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呼予爲展子

張山來曰。世間唯凡仙一事最爲難解。以爲真仙則不當爲人所召。以爲非仙則詩句敏而且工。字跡亦多別致。或者慧業文人。歿而精魂不散。偶借人間筆墨。以消遣光陰耳。古人云。寧爲才鬼。尤勝頑仙。則謂才鬼爲仙亦無不可。

九牛壩觀觝戲記

彭士望

達生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爲角觝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領之。因設塲於谿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冷然。陰而不躁。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犁犢。行擔簦者。水浮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人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鵠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問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花出。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三

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登塲。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旣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閔其勞。令暫息。飲之酒。其人更移塲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爲橋。距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傳粉墨。揮扇。雜歌笑。澗步坦坦。時或跳躍。

後夏舞大刀。回翔其上。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夏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怕蒙。雙目爲聲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方登塲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然惟恐其傾墜。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三

解牛。偃佞之承螭。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瞽人。臨千仞之蹊。足逡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從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娣。兄之子。提抱之。嬰孩。餽其口於四方。羸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諳草木之性。裙襴續食。亦以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五

哺其兒。叟視其人。衣敝緼。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群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卽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體爲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意爲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傲。怵摩厲男婦老稚皆頑鈍儼敏。機利捷於猿猴。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自處于優笑巫覡之間。爲夏桀御之所深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竝實無偏頗也。彼固自以爲戲。所遊歷幾千兩。

明鉅麗之家以迄三家一閭之邨市亦無不以  
之。叟獨以爲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泝滌統亦安  
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託空言以記之。固哉王介甫  
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  
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諂謾。曾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  
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  
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千金  
而歿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  
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叟爲戲言也。悲夫。

虞初新志

卷之二

三五

張山來曰此技卽俗所謂踰索者予嘗謂此等人  
必能作賊有守土之責者宜禁止之縱不欲絕其  
衣食之路或毋許入城聽于鄉間搬演可耳○前  
段敘事簡淨後段議論奇闢自是佳文

